

錢穆

錢穆先生著作

新校本

論語新解

九州出版社

錢穆先生著作新校本

論語新解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論語新解 / 錢穆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08-1291-0

I. ①論… II. ①錢… III. ①儒家②《論語》—研究 IV. ①B22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2) 第261069號

本書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論語新解

作者 錢穆著

責任編輯 李勇 雲岩濤 周弘博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press.com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5

印張 38.5

字數 436千字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108-1291-0

定價 188.00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 目次

序	一
再版序	五

## 論語新解 上編

學而篇第一	二
爲政篇第二	二五
八佾篇第三	五七
里仁篇第四	九三
公冶長篇第五	一二一

雍也篇第六·····	一五五
述而篇第七·····	一八七
泰伯篇第八·····	二二五
子罕篇第九·····	二四九
鄉黨篇第十·····	二八三

論語新解 下編

先進篇第十一·····	三一—
顏淵篇第十二·····	三四—
子路篇第十三·····	三七—
憲問篇第十四·····	四〇—
衛靈公篇第十五·····	四五—
季氏篇第十六·····	四九—
陽貨篇第十七·····	五一—
微子篇第十八·····	五三—

子張篇第十九	五五七
堯曰篇第二十	五八三
附孔子年表	五九五

# 論語新解 上編

語，談說義，如國語，家語，新語之類。此書所收，以孔子應答弟子時人之語爲主。衛靈公篇載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而子張書諸紳。則當時諸弟子於孔子之一言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可知。論者，討論編次義。經七十子後學之討論編次，集爲此書，故稱論語。書中亦附記諸弟子語，要之皆孔門之緒言也。全書二十篇，前十篇爲上編，後十篇爲下編。

## 學而篇第一

### (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或說：「子，男子之通稱。」或說：「五等爵名。」春秋以後，執政之卿亦稱子，其後匹夫爲學者所宗亦稱子，孔子、墨子是也。或說：「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稱子不成辭則曰夫子。」論語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單稱子僅一見。

學：誦，習義。凡誦讀練習皆是學。舊說：「學，覺也，效也。後覺習倣先覺之所爲謂之學。」然社會文化日興，文字使用日盛，後覺習倣先覺，不能不誦讀先覺之著述，則二義仍相通。

時習：此有三說。一指年歲言：古人六歲始學識字，七八歲教以日常簡單禮節，十歲教書寫計算，



十三歲教歌詩舞蹈，此指年爲時。二指季節言：古人春夏學詩樂弦歌，秋冬學書禮射獵，此指季節爲時。三指晨夕言：溫習、進修、游散、休息，依時爲之。習者，如鳥學飛，數數反復。人之爲學，當日復日，時復時，年復年，反復不已，老而無倦。

說：欣喜義。學能時習，所學漸熟，人之日深，心中欣喜也。

有朋自遠方來：朋，同類也。志同道合者，知慕於我，自遠來也。或以「方來」連讀，如言並來，非僅一人來。當從上讀。

樂：悅在心，樂則見於外。孟子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慕我者自遠方來，教學相長，我道日廣，故可樂也。

人不知而不慍：學日進，道日深遠，人不能知。雖賢如顏子，不能盡知孔子之道之高之大，然孔子無愠焉。慍，怫鬱義，怨義。學以爲己爲道，人不知，義無可愠。心能樂道，始躋此境也。或曰：「人不知，不我用也。」前解深，後解淺。然不知故不用，兩解義自相貫。

不亦君子乎：君子，成德之名。學至此，可謂成德矣。

本章乃敘述一理想學者之畢生經歷，實亦孔子畢生爲學之自述。學而時習，乃初學事，孔子十五志學以後當之。有朋遠來，則中年成學後事，孔子三十而立後當之。苟非學邃行尊，達於最高境界，不宜輕言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命後當之。學者惟當牢守學而時習之一境，斯可有遠方朋來之樂。最後一境，本非學者所望。學求深造日進，至於人不能知，乃屬無可奈何。聖人深造之已極，自知

彌深，自信彌篤，乃曰：「知我者其天乎」，然非淺學所當驟企也。

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學。孔子之教人以學，重在學爲人之道。本篇各章，多務本之義，乃學者之先務，故論語編者列之全書之首。又以本章列本篇之首，實有深義。學者循此爲學，時時反驗之於己心，可以自考其學之虛實淺深，而其進不能自己矣。

學者讀論語，當知反求諸己之義。如讀此章，若不切實學而時習，寧知「不亦悅乎」之真義？孔子之學，皆由真修實踐來。無此真修實踐，即無由明其義蘊。本章學字，乃兼所學之「事」與爲學之「功」言。孔門論學，範圍雖廣，然必兼心地修養與人格完成之兩義。學者誠能如此章所言，自始即可有逢源之妙，而終身率循，亦不能盡所蘊之深。此聖人之言所以為上下一致，終始一轍也。

孔子距今已逾二千五百年，今之爲學，自不能盡同於孔子之時。然即在今日，仍有時習，仍有朋來，仍有人不能知之一境。學者內心，仍亦有悅、有樂、有愜、不愜之辨。即再踰兩千五百年，亦當如是。故知孔子之所啟示，乃屬一種通義，不受時限，通於古今，而義無不然，故爲可貴。讀者不可不知。

### 【白話試譯】

先生說：「學能時時反復習之，我心不很覺欣暢嗎？有許多朋友從遠而來，我心不更感快樂嗎？別人不知道我，我心不存些微佛鬱不歡之意，不真是一位修養有成德的君子嗎？」

(二)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乃孔子晚年來從學者。

孝弟：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長曰弟。

好犯上者鮮矣：上，指在上位者。犯，干犯。好，心喜也。鮮，少義。

作亂：亂，謂逆理反常之事。

務本：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亦始義。

本立而道生：孔子之學所重最在道。所謂道，卽人道，其本則在心。人道必本於人心，如有孝弟之心，始可有孝弟之道。有仁心，始可有仁道。本立而道生，雖若自然當有之事，亦貴於人之能誘發而促進之，又貴於人之能護養而成全之。凡此皆賴於學，非謂有此心即可備此道。

爲仁之本：仁者，人羣相處之大道。孝弟乃仁之本，人能有孝弟之心，自能有仁心仁道，猶木之生於根。孝弟指心，亦指道。行道而有得於心則謂之德。仁亦然，有指心言，有指道言，有指德言。

內修於己爲德，外措施之於人羣爲道。或本無「爲」字。或說以「爲仁」連讀，訓爲行仁，今不從。

按：論語有子、曾子二人不稱名，或疑論語多出此兩人之弟子所記，或是也。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於孔子事之，曾子不可而止。」則有子固曾爲孔門弟子所推服。論語首篇章，即述有子之言，似非無故而然。

孔子教人學爲人，卽學爲仁。論語常言仁，欲識仁字意義，當通讀論語全書而細參之。今試粗舉其要。仁卽人羣相處之大道，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於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於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養成德，所指極深極廣。由其最先之可言，則是人與人間之一種溫情與善意。發於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實爲人性所固有。其先發而可見者爲孝弟，故培養仁心當自孝弟始。孝弟之道，則貴能推廣而成爲通行於人羣之大道。有子此章，所指淺近，而實爲孔門教學之要義。

### 【白話試譯】

有子說：「若其人是一個孝弟之人，而會存心喜好犯上的，那必很少了。若其人不喜好犯上，而好作亂的，就更不會有了。君子專力在事情的根本處，根本建立起，道就由此而生了。孝弟該是仁道的根本吧？」

(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義。令，善義。務求巧言令色以悅人，非我心之真情善意，故曰「鮮矣仁」。鮮，少義，難得義。不曰「仁鮮矣」，而曰「鮮矣仁」，語涵慨嘆。或本作「鮮矣有仁」，義亦同。

【白話試譯】

先生說：「滿口說着討人喜歡的話，滿臉裝着討人喜歡的面色，那樣的人仁心就很少了。」

(四)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名參，亦孔子晚年弟子。

三省吾身：省，察義。三省有兩解。一，三次省察。一，省察三事。依前解，當作日省吾身者三，

如三思三復。惟所省則為下列三事。

不忠：盡己之謂忠。己心之盡不盡，惟反己省察始知。

不信：以實之謂信。居心行事，誠偽虛實，亦惟反己省察始知。

傳不習：傳字亦有兩解。一，師傳之於己。一，己傳之於人。依上文為人謀、與朋友交推之，當謂

己之傳於人。素不講習而傳之，此亦不忠不信，然亦惟反己省察始知。人道本於人心，人心之盡

與實以否，有他人所不能知，亦非他人所能強使之者，故必貴於有反己省察之功。

今按：此章當屬曾子晚年之言。孟子稱曾子為「守約」，觀此章，信矣。蓋曾子所反己自盡者，皆依

於仁之事，亦即忠恕之極也。

又按：論語以有子之言一章次「學而」章之後，不即次以曾子之言者，嫌為以曾子處有子後。另人

「巧言」章，而以曾子言次之，是有、曾二子之言，皆次孔子言之後，於二子見平等義。

### 【白話試譯】

曾子說：「我每天常三次反省我自己。我替人謀事，沒有盡我的心嗎？我和朋友相交，有不信實的嗎？我所傳授於人的，有不是我自己所日常講習的嗎？」

(五)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千乘之國：道，領導義，猶言治。乘，兵車。能出兵車千乘，為當時一大國。

敬事而信：敬，謹慎專一意。於事能謹慎專一，又能有信，即不欺詐。

節用而愛人：損節財用，以愛人為念。

使民以時：時指農時。使民當於農隙，不妨其作業。

本章孔子論政，就在上者之心地言。敬於事，不驕肆，不欺詐，自守以信。不奢侈，節財用，存心愛人。遇有使於民，亦求不妨其生業。所言雖淺近，然政治不外於仁道，故惟具此仁心，乃可在上位，領導羣倫。此亦通義，古今不殊。若昧忽於此，而專言法理權術，則非治道。

【白話試譯】

先生說：「領導一個能出千乘兵車的大國，臨事該謹慎專一，又要能守信。該節省財用，以愛人為念。使用民力，要顧及他們的生產時間。」

(六)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謹而信：謹，謹慎。信，信實。弟子敦行，存心當如此。

汎愛衆：汎，廣泛義。如物汎水上，無所繫著。於眾皆當泛愛，但當特親其眾中之仁者。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亦稱文章，即以讀書爲學也。有餘力始學文，乃謂以孝弟謹信愛眾親仁爲本，以餘力學文也。

本章言弟子爲學，當重德行。若一意於書籍文字，則有文滅其實之弊。但專重德行，不學於文求多聞博識，則心胸不開，志趣不高，僅一鄉里自好之士，無以達深大之境。

【白話試譯】

先生說：「弟子在家則講孝道，出門則盡弟職，言行當謹慎信實，對人當泛愛，而親其有仁德者。如此修行有餘力，再向書本文字上用心。」



(七)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卜商字子夏，亦孔子晚年弟子。

賢賢易色：下賢字指賢人有才德者。上賢字作動詞用，尊敬義。易字有兩讀：一讀改易，謂以尊賢心改好色心。一讀平易，謂尊賢心平於好色心。今從前讀。或說此四字專指夫婦一倫言，謂為夫者能敬妻之賢德而略其色貌。

致其身：致，送達義。致其身，如致命、致廩餼，謂納身於職守。事父母能竭其力為孝，事君能致其身為忠。四句分言夫婦、父子、君臣、朋友四倫。

雖曰未學：其人或自謙未學，我必謂之既學矣。

上章孔子言學，先德行，次及文，故論語編者次以子夏此章。或謂此章語氣輕重太過，其弊將至於廢學。然孔門論學，本以成德為重，後人分德行與學問而二之，則失此二章之義矣。